

[illegible]

孙克强 编著

都有所謂雅俗之分……



中国经济出版社

雅俗文化書系

雅 文 化

孙克强 编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京)新登字 07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雅文化/孙克强编著.-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5.3

(雅俗文化书系/严平主编)

ISBN 7-5017-3239-6

I. 雅… II. 孙… III. 文化-专题研究-中国 IV.
G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0269 号

责任编辑:王燕群 (8353180)

装帧设计:曹 春

图片摄影:刘建初

雅 文 化

孙克强 编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37·北京市百万庄北街3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雍和图书文化服务中心激光照排

中国纺织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4.75 印张 98 千字

1995 年 3 月第 1 版 199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5000

ISBN 7-5017-3239-6/Z·451 定价:6.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题 字：赵朴初

名誉顾问：季羨林

主 编：严 平

主 审：韩天雨

编 委：王燕群 王岳川 朱正琳

欧阳胜 韩忠本 高 毅

何 云 唐师曾 袁 满

黄盛华 张 方 邓安庆

魏 民

总序

在中国，在文学艺术，包括音乐、绘画、书法、舞蹈、歌唱等等方面，甚至在衣、食、住、行，园林布置，居室装修，言谈举止，应对进退等方面，都无所谓雅俗之分。

什么叫“雅”？什么叫“俗”？大家一听就明白，但可惜的是，一问就糊涂。用简明扼要的语句，来说明二者间的差别，还真不容易。我想借用当今国际上流行的模糊学的概念说，雅俗之间的界限是十分模糊的，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决非楚河汉界，畛域分明。

说雅说俗，好像隐含着一种评价。雅，好像是高一等的，所谓“阳春白雪”者就是。俗，好像是低一等的，所谓“下里巴人”者就是。然而高一等的“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而低一等的“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究竟是谁高谁低呢？评价用什么来做标准呢？

目前，我国的文学界和艺术界正在起劲地张扬严肃文学和严肃音乐与歌唱，而对它们的对立面俗文学和流行音乐与歌唱则不免有点贬意。这种努力是未可厚非的，是有其意义

的。俗文学和流行的音乐与歌唱中确实有一些内容不健康的东西。但是其中也确实有一些能对读者和听众提供美的享受的东西，不能一笔抹煞，一棍子打死。

我个人认为，不管是严肃的文学和音乐歌唱，还是俗文学和流行音乐与歌唱，所谓雅与俗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其目的只能是：能在美的享受中，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净化人们的心灵，健全人们的心理素质，促使人们向前看，向上看，向未来看，让人们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人类，愿意为实现人类的大同之域的理想而尽上自己的力量。

我想，我们这一套书系的目的就是这样，故乐而为之序。

季 孟 林

1994年6月22日

目 录

序:引人入胜的雅文化	(1)
一、雅的产生	(2)
1. 雅、雅地、雅声	(2)
2. “士”的崛起	(4)
二、雅俗异势	(8)
1. 风雅的差异	(8)
2. 教化与娱乐	(12)
3. 儒家与雅乐	(15)
4. 移风易俗	(19)
5. 从音乐到政治	(22)
三、雅俗异质	(26)
1. “修身”——作者	(27)
2. “知音”——读者	(31)
3. “会心”——接受方式	(34)
4. 雅俗之辨	(36)
四、雅正	(40)
1. 方轨儒门	(41)
2. 不语怪力乱神	(50)
3. 中和之美	(55)
五、古雅	(60)
1. 先王之德	(60)

2. 尚古观念	(62)
3. 溯源和美化	(65)
六、文雅	(70)
1. 文质彬彬	(70)
2. “曾规”“孔骂”	(74)
3. 天工与人巧	(77)
4. 诗境与市井	(81)
七、高雅	(87)
1. 老庄精神	(87)
2. 魏晋风度	(91)
3. 玉壶买春	(94)
4. 雅与逸	(97)
5. 雅与清	(103)
八、雅俗互易	(110)
1. 变俗为雅	(111)
2. 以俗为雅	(113)
3. 拙与巧	(118)
九、市井之唱与清空之韵	(123)
1. 柳永词之俗	(123)
2. 姜夔词之雅	(137)
结语：五彩斑斓的雅世界	(144)

序：引人入胜的雅文化

雅俗之辩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重要命题，历来受到批评家的重视。宋代学者朱熹说：求学立身，“须先识得古今体制，雅俗乡背”，（《答巩仲至》）可见认识雅俗是何等重要。

雅与俗是一对相反相成的概念，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化范畴、审美范畴之一，用以品评人物风度或鉴赏作品风格，成为一种审美理想和审美标准。历来人们总是崇雅贬俗，喜雅恶俗。苏轼诗道：“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俗是世人最厌恶的。清人袁洁说：

诸病可医，俗不可医。嚣尘近市，则其地俗；藻采炫人，则其物俗；藉势利之声援，饰衣冠之傀儡，则其人俗。

（《蠡庄诗话》）

俗有地、物、人之分，偏指社会生活方面。严羽《沧浪诗话》强调学诗先除五俗：“一曰俗体，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韵。”则专指文学作品。

人们恶俗、贬俗、抑俗、斥俗的同时又在提倡雅，但雅是一个内涵丰富而又发展变化的范畴，不同时期、不同的理论思潮给雅以不同界定，不同的思想家、批评家对雅又有不同的诠释。

在中国古文化的世界里，雅文化既是一座神圣的殿堂，又是一方瑰丽的花园，它代表了文化的理想境界，又向人们展示着它迷人的风景……

一、雅的产生

1. 雅、雅地、雅声

要探讨“雅”的内涵及其演变，不妨先溯“雅”的源头。

一般人们认为，雅为《诗经》六义之一，六义即指“风、雅、颂、赋、比、兴”。而《诗经》又是由孔子所编定，因而，雅之名由孔子始。这种看法多少受司马迁的影响。《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仪……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其实这种认识很值得商榷。首先，孔子是否删过诗就大成问题。从汉代的孔安国到清代赵翼、崔述等人都对孔子删诗说表示了怀疑，并举出了大量的证据。对此，学述界已表示赞同，删诗说已不被人相信了。既然如此，那么“雅”之名始于孔子也就自然靠不住了。

从历史文献上看，孔子之前，雅的名称已经存在。《史记》记云：“微子过殷墟而作雅声。”微子是殷商末西周初人，早于孔子半个世纪，可见，“雅”声在孔子之前早已有之。另外《周礼·春官》将《诗经》的六义称为“六诗”：“太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说明雅在西周确已成为贵族教育的内容。《礼记·乐记》更是将雅颂的创制者说成是“先王”：

“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孔子之时，雅、颂之声流传已久，孔子虽不曾删诗，但他在把《诗经》作为教材传授弟子时，也确曾对《诗经》进行过一番整理。《论语·子罕》记孔子的话：“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史记·孔子世家》也肯定了孔子的这项工作：“《诗》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于韶、武、雅、颂。”

既然孔子之前，雅声已有，那么此时的雅的内涵是什么，是有必要搞清楚的，因为它将直接涉及到对后世雅观念、雅文化的认识。

“雅”的本义是一种鸟。《说文解字》解释：“象形，凡隹之属皆从隹，雅，楚鸟也。”这种鸟在秦地（今陕西）称之为雅。近代章炳麟先生进一步解释说：“雅”即“鸦”古代同声，发“乌”音，“乌乌”是秦地的特殊声音。由于秦地为周朝王畿之地，雅声作为秦地之声就成为王畿之声，进而成为周朝时期区别于各种地方语言的标准和规范的语言，其地位和性质正好象如今以北京地区的方言为基础的“普通话”与各种方言之间的关系。

与“雅声”相关联的还有“雅地”。梁启超先生曾作了深入的分析：

雅与夏字相通。《荀子·荣辱》篇：

“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儒效》篇则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可见“安雅”之雅即“夏”字。荀氏《中鉴》、左氏《三都赋》皆言：“音有楚夏”，说约是音有楚音、夏音之别。然则风雅之雅，其本字当作夏无疑。《说文》：“夏，中国之人也。”雅音即夏音，犹云中原声云耳。（《释四诗名义》）

梁启超指出“雅即夏，即中原之地；雅音即夏音，即中原之音。

古人所说的中原、中国，主要指陕西、山西、河南黄河流域一带，周朝人所说的中原、中国，多特指秦地。

正因为“雅”所具有的王畿之地的特征，才使得雅文化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一直具有正统高贵的特征。

雅文化只是一个相对的文化概念，它是在与俗文化的对立中形成的。应该说，人类自从劳动分工之日，雅俗的因素就存在了。春秋以前，学在王官，那么与以不能够接受教育的劳动者为主体的俗文化相对的雅文化，也就是王官文化。春秋时期，一个新的文化群体——士阶层产生了。士阶层的出现给雅文化带来了全新的概念。它既不属于王官文化，又区别于下层文化，是一个既掌握文化知识（甚至代表当时的最高知识水平）也相对摆脱功利的阶层。这个文化阶层的出现便使文化有了区别于官文化和下层文化的第三种文化之流，这条流正是后世雅文化的主流。

2. “士”的崛起

雅文化观念的形成与士阶层的兴起和发展有着直接关系。

春秋以前，学在官府，正是所谓王官文化。士只是作为统治阶级的下层，贵族的最低等级而存在，没有独立的经济、政治地位，在文化上也不会有什么特殊的贡献。王官文化是由统治阶级对文化的绝对统治和垄断为特征的。当时具体掌管文化的巫史之流的全部工作都是为神及其在人间的代表——天子服务的。强烈的功利性是这个时期文化的主要特点。反映在文学上，这时期产生的颂诗无例外都是“美盛德之形容”的

庙堂文学,以娱神为主要目的。所以作者个人的思想情感当然不会也没有必要在作品中表现出来。在统治者眼里,颂诗完全是为延续统治的政治需要服务的,其作用与政治文诰并无两样。在这种条件下,要说有雅文化的话,也是王官文化的别称罢了。

春秋中叶以后,“礼崩乐坏”的局面形成,王官文化失守,学在官府下移。周太史奔楚等记载说明了孔子“学在四夷”的慨叹是有根据的。原来居于文化要津的上层贵族衰落下来,私学兴起,非贵族之人也由于接受了教育而挤身于士的行列。士逐渐改变了原来完全依附于最高统治的状况而相对独立成为一个新的阶层。士阶层的兴起,打破了学在官府的一统天下,同时也打破了功利主义对文化的垄断地位。这些为雅文学的发展开辟了前景。士阶层由微不足道的附庸成为具有独立品格的新兴力量,除了社会原因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与其理想追求及其修养素质有着直接关系。

首先,士是文化知识的继承和所有者。余英时先生论及士在继承掌握文化传统的问题时谈道:

春秋时代一方面是礼乐传统发展到了最成熟的阶段,另一方面则盛极而衰发生了“礼坏乐崩”的现象。当时上层贵族有的不甚熟悉那种日益繁缛的礼乐,有的则僭越而不遵守礼制。无论是属于哪一种情况,礼乐对于他们都已失去了实际的意义而流为虚伪的形式。当时对礼乐有真认识的人则只有向“士”这一阶层中寻找。“士”在礼乐诗书方面的长期训练使他们自然成为博文识礼的专家。

这个士的阶层不但娴熟礼乐,而且也掌握了一切有

关礼乐的古代典籍。周室东迁以后，典册流布四方，这是王官之学散为诸子百家的一大关键所在。从文化史与思想史的观点说，“士”阶层从封建身份中解放出来而正式成为文化传统的承担者，便正是在这一转变中完成的。

（《士与中国文化》）

孔子正是以士的身份知礼而闻名的。《左传·昭公七年》记孟僖子临终召其大夫命问礼于孔子之事说明了这一点。后来孔子整理礼乐诗书等经典，并传授给他的弟子。《庄子·天下篇》也说及此：“其在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继承文化传统，掌握文化知识已成为社会公认的士之所能。《说苑·修文》亦云：“辨然否，通古今之道谓之士。”

其次，士以道为己任。历史的使命感使其突出主体意识，因而以自重、自尊来律己。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他的弟子曾参发扬师教：“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孟子也把以道充实作为士的首务：“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孟子·尽心》上）仁义为儒家之道，志于仁义即志于道。春秋战国时期，各家都试图以自己的道来拯救社会，以实现道为己任。正是由于有道的充实，使士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在统治者的权势之前不畏不卑，“道义则轻王公”表现出人格的尊严。《孟子·尽心》上道：

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矣。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兼善天下”是理想，而“独善其身”则是儒士自我尊

重的风范了。故孟子又说：“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乎？”

第三，这种保持尊严以为人所重的心理，又反过来促使士注重个人的内心修养和外表的修饰。先秦诸子皆言修身。虽内容不尽相同，但至少一点是一致的：即通过内修外饰使人相信内心充实充满自信而又知识丰厚。

这样，士阶层已具备担负文化——以体现知识分子主体和品味的文化——的条件了。

二、雅俗异势

雅和俗是一对相反相成的概念。刘勰《文心雕龙·定势》篇说“雅俗异势”，古人往往对举而论之。雅和俗的内涵十分丰富，它既是政治概念又是审美范畴。它可用来议论朝政，也可用以品评人物风范或鉴赏作品风格，成为一种政治思想准则、艺术审美理想、文学批评标准。雅和俗又是一对发展变化的范畴，不同时代，不同社会思潮对雅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不同的思想家、作家、评论家对“雅”又有不同的诠释。我们这里首先从雅俗的政治社会内涵的分析入手。

雅和俗的对立是随着音乐的兴起而产生的。先秦时期，音乐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产生两种不同的内容和社会效果，一种是以政治教化为目的，一种则以娱乐为目的。前者集中于宫廷为雅乐，后者存在于民间为俗乐。先秦的一些思想家对这两种音乐采取不同的态度：崇雅贬俗。

1. 风雅的差异

《诗经》三百零五篇，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雅》的产生及特点我们在前边已有介绍，这里我们再简略谈一下《风》，以从对比的角度来考察《风》与《雅》的差异。

《风》又称《国风》，共有十五类：《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共有诗一百六十篇。

关于《风》的解释有很多，概而言之主要有以下几种：

(1)就诗篇内容不同而进行划分。《诗大序》说可为代表：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

(2)根据诗篇作者不同而进行划分。郑樵《诗辨妄》说可为代表：

《风》者出于土风，大概小夫、贱隶、妇人、女子之言，其意虽远，而其言浅近重复，故谓之风。

(3)根据音调不同而进行划分。清惠周惕《诗说》：“《风》、《雅》、《颂》，以音别也。”他还以《乐记》师乙论《诗》、《左传》季札观乐为例，作了论证。以上所述三说，如果逐篇考校，都有一些难通之处，这是因为《诗经》的具体篇章所显示的种种特性是复杂多样的，很难用几个概念术语简单地又是明确地把它们区别开来。

现在我们再具体地看一看风的内涵。

风，除了上面三种说法以外，《诗大序》还说：“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风，也就是教化。近人章太炎还以为风是吟咏和背诵的意思。不过，现在一般人都同意“风”是曲调的观点，其论据有：

(1)《大雅·嵩高》：“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其风肆好，就是它的曲调很好听。

(2)《左传》成公九年记晋侯见楚囚钟仪，让他操音弹唱，